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四十二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

古史卷四十二

宋 蘇轍 撰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九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八年爵之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復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扶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之號為嚴君張儀惡之重而使之楚因令

楚王為之請相於秦儀因謂惠王曰重摴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為之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張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矣惠王大怒疾出走惠王卒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疾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抜宜陽使疾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説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

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武王卒昭王立疾益重昭王元年使將伐蒲蒲守恐胡衍為蒲謂疾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

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秦王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於是疾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或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恐亡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內太子

秦恐失楚必効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池而為魏太子之在楚也是以不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昭王七年疾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室在昭王廟西

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説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説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謂秦王曰種樹非其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漢中南邉楚此國之累也茂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為

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令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王乃止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莊反秦本紀武王元年誅蜀相莊昭王六年蜀侯煇反今此言煇反莊反恐誤然而未知孰信也秦使茂定蜀還以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武王三年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

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

投杅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名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

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宜陽之未拔也茂三鼓而卒不上茂謂其尉曰我覊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内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吾墓矣於是益私金以為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

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
救公仲因茂茂為言於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
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
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
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
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
里子及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
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

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令公與楚觧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

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也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

柰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頴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無事也茂竟言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茂茂懼

䡛代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茂之亡秦奔齊逢蘓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蘓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説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

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以上卿處之秦因復茂家以市於齊齊使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歡秦聞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

孰可對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

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茂有孫曰羅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不韋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

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不韋不快未有以強也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不韋曰吾令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不韋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槖生七年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兹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羅又謂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羅

於趙趙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茂田宅賜之

蘇子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强以揺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古史卷四十二

古史卷四十三

宋　蘇轍　撰

穰侯列傳第二十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武王母號恵文后先武王死昭王母故號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號為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魏冄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冄最賢自恵王時任職用

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

固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冉相秦欲
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
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
年又取楚之宛葉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
年燭免復相冉乃封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封四
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
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
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

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置南郡乃封起為武安君起冉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三十二年冉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夘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冉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刦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

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

願君速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効絳安邑又為陶闢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冉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冉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冉益封客卿竈謂冉曰竈

本作造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隣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

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吴不亡越越故
亾吴齊不亡燕燕故亾齊齊亡於燕吴亾於越此除疾
不盡也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
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
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天下之從君也
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
中國南與陶為隣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
他慮也明年冉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夘

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冉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

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

齊矣冉於是引兵而歸三十六年冉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禄先生譏冉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奸説昭王昭王納之雎因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髙陵君之屬汰侈富於王室於是昭王悟乃免冉相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冉出關輜車千乘有餘已而卒於陶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蘓子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

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葢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偪還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古史卷四十三

古史卷四十四

宋 蘇轍 撰

白起王翦列傳第二十一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起為大良造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為南郡起遷為武安君復取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四十三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

道已絶韓必不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

兵斬趙裨将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障四尉七月趙軍築
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
秦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子趙括将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數敗
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
頗将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将乃陰使起為上将軍而王
齕為尉裨将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斬趙括至則

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出鋭卒自摶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

卒四十萬人降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説秦相范雎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

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甞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睢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起由是與應侯有隙昭王既

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虚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来君臣憂懼早朝晏退

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九月乃使五大夫王陵將而伐趙是時起亦以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起病愈昭王欲使代陵將起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

矣固稱疾不行王乃使范睢往見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不能半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秦令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甞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

起曰昔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鋭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

以待韓陣専軍并鋭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乗勝逐北以是之故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乗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地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閒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

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覩其害未見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鋭以寇其後秦數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見起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無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之行雖

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於是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郤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與范雎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起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起之死也以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蘇子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

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将軍老矣何怯也李将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信及蒙恬将二十萬南伐荆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翦曰寡人以不用将軍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軍日進而西将軍雖

病獨忍弃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

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荆聞翦益軍而来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

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翦子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二世之時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翦孫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離離軍遂降諸

侯行

蘓子曰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説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吴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絶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劒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

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古史卷四十四

古史卷四十五

宋　蘇轍　撰

孟嘗君列傳第二十二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嬰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自威王時嬰任職用事與田忌將而救韓伐魏矣宣王二年復與田忌孫臏將而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殺其將龐涓六年越伐齊齊使人說越王無彊移其兵伐楚楚威王伐越滅之由此怨齊七年嬰使

於韓魏韓魏皆服韓昭侯魏惠王來會宣王盟於東柯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楚威王惡韓魏之朝齊也謀伐齊愈急九年嬰爲齊相宣王與梁襄王會徐州相王明年楚伐齊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封嬰於薛初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兄弟而見其子嬰怒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

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户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户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户則可高其户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

轂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聲名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犀首居魏與其相田需相惡東入齊見嬰相結約歸謂魏王請以文為相魏王許之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文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文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

文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文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文曰夫趙兵非彊於魏魏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

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又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之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

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之魏王大說秦王恐割地請講於魏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文嬰卒文代立於薛號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文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使者存問獻遺其親戚文曾

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文於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文文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文曰今旦代從外来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

文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卒使文入秦昭王即以文為秦相人或説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囚文謀欲殺之文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觧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文患之徧問客莫能對㝡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文文得出即馳去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求之已去即使人馳逐之文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文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乃至已後而止始文列此二人於賔客賔客盡羞之及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客皆服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其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文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始湣王遣文入秦

不自得及其至則以為齊相任政文怨秦昭王甚是時秦留楚懷王已二年矣文因合韓魏為楚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文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

而秦出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患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文曰善因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然秦不果出楚懷王文舍人魏子為文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文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文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文於湣王曰文將為亂及田甲刼湣王湣王意疑文文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

乃上書言文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文果無反謀乃復召文文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文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戰國策作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文從其計而呂

禮嫉害文文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

亡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文文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初齊女為魏夫人文入魏而出齊女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若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事王矣文以魏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湣王亡在莒死焉齊襄王立而文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文與連和文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初馮驩聞孟嘗

君好客躡屩而見之文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文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来乎食無魚命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来乎出無輿又遷之代舍出入乗輿矣五日復問傳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来乎無以為家文不悦居朞年馮驩無所言文時相齊封萬户於薛其食

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文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皃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文乃進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

與息者皆来不能與息者亦来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焼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强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文聞驩焼券書怒使使召驩驩至文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

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文乃拊手而謝之湣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文諸客見文廢

皆去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文乃約車幣而遣之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毁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

盡委之於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
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
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說乃遣車十乘黄金百
鎰迎文雎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
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
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
齊弱矣此勢不兩立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黄金
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

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絶其覇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文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又益以千户秦使者聞文復相齊還車而去始文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驩迎之未到文太息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

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結轡下拜文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文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

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賔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文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蘇子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懐王而囚之要以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脱歸而怨之乃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自小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

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横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古史卷四十五

古史卷四十六

宋　蘇轍　撰

平原君列傳第二十三

平原君趙勝者趙武靈王子而惠文王弟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賔客賔客葢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勝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盤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

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宫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勝應曰諾躄者去勝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嵗餘賔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之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勝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勝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勝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勝曰夫賢士之處世

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勝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勝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劔歷階而上謂勝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爲者也勝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劔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

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狗馬雞之血来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勝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勝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謂勝曰君不憂趙亾耶勝曰趙亾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

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
而民裼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
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
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
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於是勝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
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
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存邯鄲為勝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勝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勝曰然龍曰
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
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
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
請封是親戚受地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
其兩權事成操右劵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

聽也勝遂不聽虞卿勝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勝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蘇子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

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哉

古史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四十七至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舉人臣王會燕

古史卷四十七

宋 蘇轍 撰

魏公子列傳第二十四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無忌患之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

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其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無忌嘗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無忌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之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無忌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隂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無忌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無忌乃置酒大會賔客坐定無忌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無忌上坐不讓欲以觀無忌無忌執轡愈恭侯生又謂無忌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無忌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客語微察無忌無忌顔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賔客滿堂待無忌舉酒市人縱觀從騎皆罵侯生侯生視無忌色終不

變乃謝客就車至家無忌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無忌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無忌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無忌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無忌數往請之朱亥故不復謝無忌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無忌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無忌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

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
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無忌患之數請魏王及賓
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無忌自度終不能
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
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
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
不能從無忌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
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

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無忌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

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無忌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之無忌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無忌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無忌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

泣耳豈畏死哉於是無忌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無忌俱無忌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無忌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無忌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如何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無忌遂將晉

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無忌於界平原君負韊矢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無忌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無忌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無忌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無忌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無忌與平原君

計以五城封無忌無忌聞之意驕矜有自功之色客有說無忌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無忌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無忌就西指無忌側行辭讓從東指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無忌

退讓也無忌竟留趙趙王以鄗為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之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無忌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無忌聞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無忌無忌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

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無忌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無忌無忌留趙十年不歸秦聞之日夜出兵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無忌無忌恐王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賔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無忌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無忌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

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無忌立變色告車趨駕歸救魏魏王見無忌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之安釐王三十年無忌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無忌將各遣將將兵救魏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兵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兵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無忌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無忌皆名之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無忌曰公子

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無忌將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賔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漢高

祖始微時數聞無忌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之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置守冢五家世以四時奉祠焉

蘇子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

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

正之所全者多矣

古史卷四十七